



國語卷第十一

晉語五

襄公

韋氏解

曰季使舍於冀野

白季子胥臣也冀野晉邑郊外曰野

冀缺薶其妻饁之

冀缺

郤成子也薶耘也野饋曰饁詩曰饁彼南畝

敬相待如賓

夫婦相敬如賓

從而問之冀芮之

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文公元年冀芮畏偪與呂甥謀弑公林父公宮秦伯殺之是也

對曰國之

良也滅其前惡

滅除也

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

禹

殛誅也鯀禹父

今君之所聞也齊桓公親舉管敬子其賊也

敬子管仲之謚

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

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

下軍大夫

在文公時而於此言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傳曰襄公以再命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故曰異缺



陽處父如衛反過密冉處父晉太傅陽子也如衛聘衛也在魯文五年密冉晉邑今河內修武是也舍於逆

旅甯嬴氏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言嬴其姓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

得之舉而從之舉起也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山河內温山也傳曰及温

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也曰吾見其

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容貌者言貌情之華采

之機也言語者容貌之樞機身為情情生於身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

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言貌也三者合而後行之釁瑕也今陽子之貌

濟其言價非其實也濟成也言不副貌為價價乏也若中不濟而外疆之

謂情不足而貌疆為之復反也反其情也中以外易矣易猶異也若內外類

而言反之瀆其信也類善也瀆輕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樞機

應麻時而發之言思察之詳熟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諛矣諛辯

察以濟蓋也濟成也成其容貌以蓋其短且剛而主能主上也言性剛直而高上其材能不本

而犯怨之所聚也不本行不本仁義也犯犯人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

難是故去之暮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子晉大夫狐偃之子射

姑也食邑於賈字季佗唐尚書晉蒐于夷舍二軍昭謂初晉作五軍魯文五年晉四卿卒至六年晉蒐于夷舍二軍復成國之制狐射始將中軍趙盾佐之陽子至自温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使狐鞠居殺陽處父而奔狄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晉正卿趙衰之子宣孟盾也獻子韓萬之子

亥孫子與之子厥也靈公襄公之子夷臯也司馬掌軍大夫河曲之役河曲晉地魯文十二年秦伐晉戰于河曲趙孟使人以

其乘車干行趙孟宣子干犯也行軍列獻子執而戮之眾咸曰韓厥

必不沒矣沒終也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主主人車僕也獻子因趙盾以為主盾升

之於公朝暮喻速也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

比比義也阿私曰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忠信舉以其私黨也夫

國十一

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在公為義吾言女於君懼女不能

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

以是觀女觀女能否女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勸終其志是行令所行也臨長晉

國者非女其誰臨監也長師也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

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宋人弒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之兄杵臼也弒昭公在魯文十六年趙宣子請師於靈

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

所以為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所以明教訓今宋人弒其君是反天地而

逆天則也則法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也修行也將

懼及正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

樂正主鍾鼓也軍吏主師旅也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盾

弟晉大不鎮撫民而備鍾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

憚之也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鍾鼓曰是故伐備鍾鼓

聲其罪也以聲張其罪戰以錙于丁寧儆其民也錙于形如確頭與鼓角相和丁寧者謂錙也儆戒也唐尚書云錙于錙也非也錙與錙于各異物襲侵密聲為斬事也斬是其無備今宋

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

為君故也為欲尊明君道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

鼓以至于宋振奮也伐宋在魯文十七年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虐厚斂以雕墻也公患之患疾也使鉏麇賊

之鉏麇力士賊殺也晨往則寢門辟矣辟開也盛服將朝早而假寐

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麇退歎而三言曰趙孟敬哉言夙興敬恪夫不忘恭敬

社稷之鎮也鎮重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

也

於此不如死享受也殺之為不忠不殺為不信故得一名觸庭之槐而死庭外朝之庭也周禮王之外朝三槐三公

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靈公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侯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趙

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弟武子穿也桃園園名逆公子黑臀而立之

寔為成公逆迎也迎於周也黑臀晉文公子襄公弟成公也

卻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卻缺之子克也聘在魯宣十七年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

之卻子跛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卻子將外婦人笑于房卻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

自朝武子晉正卿士會曰燮乎吾聞之燮武子之子文子也干人之怒必獲毒焉

夫卻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快心以伐齊必發怒於晉

國不得政何以逞怒得政為政也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致歸也無以

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三子晉諸卿承奉也乃老乃告老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度辭

於朝度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詆之與為隱耳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

焉解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父兄長老也讓父兄也爾童

子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

折委笄委委貌冠笄簪也

靡非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魯成二年晉卻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於鞏獻子時為司馬

將斬人以為戮罪在可赦將斬人以為戮罪在可赦卻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獻子請

以徇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言欲與韓子分謗其非也言能知此故從事不乖

麻非笄之役卻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喙喙短氣貌張侯御

曰三軍之心在此車也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則進車退則退其耳目在於旗

鼓耳聽鼓音目視旗表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表於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

焉集成也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將行告廟受戒命受

賑於社賑宜社之肉受以賑器甲由冑而效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

未若死祇以解志祇適也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逸奔也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周也華齊地不注山名

靡非筭之役卻獻子師勝而返范文子後入文子時佐上軍武子

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兵凶事文子後入故憂望對曰夫師卻子

之師也卻子請伐齊又為元帥其事臧臧善也謂師有功若先則恐國人之屬

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注也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免於咎

靡非筭之役卻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也以

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

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

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

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盾之子書也時將下軍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

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靡非筭之役也卻獻子伐齊齊侯來齊侯以靡非筭之役故服而朝晉在魯曾成三年獻

之以得殞命之禮獻致饗也獻豆之數如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以得言不得也伐國獲君若秦獲晉惠是為殞命今齊雖敗頃公不見得非殞命也故苗賁皇以卻克不知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

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歸饋也執政執事也整頓也御

人婦人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苗林分皇曰卻子勇而不知禮楚鬬椒之子矜其

伐而恥國君矜大也伐功也其與幾何言將不終命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遇大車當道

而覆立而辟之曰避傳大車牛車也辟使下道避車也對曰傳為速也若侯吾

避則加遲矣也加益也不如捷而行旁出為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

人也絳晉國都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

曰乃將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朽腐也不言政失所為而稱朽壤言遜也

夫國主山川為山川主孔子曰夫顯史為東蒙主故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

涸竭也川竭山崩君降服縞素出次於郊乘縵不舉策於上帝縵車無文不舉不舉樂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天也

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於神也周禮雖伯宗亦如是

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不許以見於君伯宗及

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有喜色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

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智辯如陽子處父對曰陽子

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主高也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

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

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戴奉也

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庇州稊牛焉亟疾也整頓也

也庇覆也州稊伯宗子伯州稊得畢陽畢陽晉士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

宗將謀而殺之欒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三卻害弗忌故譖伯宗并殺之在魯成十五年畢陽實送州

犁于荆荆楚也犁奔楚為太宰

國語卷第十一

國語卷第十二

晉語六 厲公

韋氏解

趙文子冠

文子趙盾之孫趙朔之子趙武也冠謂以士禮始冠

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

欒書禮既冠與贊于君遂以贊見卿大夫美哉美成人也

昔吾逮事莊主

莊莊子趙朔之諡大夫稱主趙朔將下軍欒書

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

榮者有邑貌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 見中

行宣子宣子曰美哉

宣子晉大夫中行桓子之子荀庚

惜也吾老矣

德所至

見范文子

文子范燮

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

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

智不足者得寵而驕

故興王賞諫臣逸王

罰之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

詢于芻蕘聽謗譽也

是乎使工誦諫於朝

工矇瞍也誦誦讀前世箴諫之語

在列者獻詩使勿

兜

列位也謂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諷也兜惑也

風聽臚言於市

風采也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

辨祆

祥於謠辨別也祇惡也祥善也行歌曰謠丙之辰麋弧箕服之類是也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

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

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卻錡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特年自矜見韓

獻子獻子晉卿韓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

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蔑無也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

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也人之有冠

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糞除喻自修潔見智

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武子晉卿荀首之子荀瑩成宣之後而老為大

夫非恥乎成成子文子曾祖趙衰也宣宣子文子祖父趙盾也言文子二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恥乎欲其修德早為卿也成子之文

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其則志以佐先君導守法而

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導達也志記也佐助也先君文公也以政得政夫宣子盡諫於襄

靈襄文公子靈靈公父以諫取惡不憚死進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

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也見苦

成叔子苦成叔子卻犢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執官為大夫吾安

容子見温季子温季子卻至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言汝不

以求其次不欲其高遠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

言可以滋滋益也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

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已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若夫三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

焉不足稱述智子之道善矣道訓也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露潤也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伐鄭鄭從楚故也在魯成十六年范文子不欲曰若以

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為也為治也唯有諸侯故擾擾

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叛輒代之故為難本得鄭憂滋長焉用鄭楚

國

救之故憂益長卻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

言俱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所

在之方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我晉子見無土

而欲富者樂乎哉無土求富

厲公六年伐鄭六年魯成且使苦成叔及欒廡興齊魯

之師苦成叔卻驪欒廡欒書之子桓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莊

王之子箴也或作楚半陣公使擊之欒書曰君使廡也興

齊魯之師請俟之卻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

勝歸將退無關心夫陣不違忌一閒也違避也忌晦也閒隙也晦陰

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二閒也南夷據

子鄭伯戰于鄢陵夫楚與鄭陣而不與整三閒也雖俱陣且其士卒

在陣而譁四閒也譁蹶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閒也鄭

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

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怨卻至怨其反已

鄢之戰卻至以韎韍之跗注三逐楚平王卒三君云一染日

說以為韎茅蒐深也韎聲也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見王必下奔下

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曰方事之殷也

事戎事有韎韍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

乎屬適也傷卻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免脫曰君之

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閒蒙甲冑蒙被也被介不敢當拜

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禮軍肅拜肅君子曰

勇以知禮禮軍

勇以知禮

鄢之役晉人欲爭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為

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也不睦而圖外必內爭盍

姑謀睦乎姑且也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訊問也阜衆也靖安也言內直謀相親愛乃考

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

鄢之役晉伐鄭荆救之荆楚也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

聞之君人者刑其民以刑正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成平也是以內

和而外威威畏也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刀鋸小人之刑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而斧

鉞不行斧鉞大刑不行不行於大臣也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言

兵猶用刑刑之過也刑殺有過者也過由大由大臣也而怨由細怨望者由小細民故以

惠誅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斷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

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外刑乎大人外者刑不及也而忍於小民

忍行之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微也幸以為政

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

必偏而後可詎猶自也偏偏有一偏而在外猶可救也在外外有患也疾自中

起是難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釋置也

鄢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

軍上下中軍之上下也傳曰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又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

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

自傷也不義而彊其弊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稱副也副晉之

德而為之宜諸侯皆叛不復征伐還自整修則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

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不有外

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

相與必將輯睦不復征伐無所爭也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

伐智而多力其功也將自伐其智自多其功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

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大謂增其祿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

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戰若不勝則晉

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亂地亂故地也秩常也其產將害大

盍姑無戰乎產生也言其生變將害大臣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

舍韓之戰秦獲惠公在魯僖十五年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在魯宣十二年

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狄于箕先軫死之故不反命於君在魯僖三十三年晉國之政固

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任當也武子時為上卿不毀晉恥又以違蠻

夷重之違避也蠻夷楚也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不能慮遠范文子曰擇

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有二禍擇取其重有二禍擇就其輕福無所用輕禍

無所用重晉國故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

笑也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傾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敗於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於箕盍姑以違蠻

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

鄢陵鄭地於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

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錡驪至也尸陳也產將害大是也納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

財於是乎國人不蠲蠲紓也紓紓也紓紓也紓紓也紓紓也遂弒諸翼葬於翼東門之

外以車一乘翼故晉都匠麗氏也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五長魚矯為卿故殺三郤長魚矯又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公不忍使復其位魯成十七年冬厲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十八年正月使程滑弒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也厲公之

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眾也烈業也服者眾謂魯成十二年會于瑣澤敗狄于

交剛十三年敗秦于麻隧十五年盟于戚會吳于鍾離

十六年敗楚于鄢陵并會伐鄭十七年同盟于柯陵

鄢之役荆壓晉軍壓謂掩其不備傳曰甲午晦楚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將謀謀所

以拒

扞范匄自公族趨過之

匄范文子之子自公族為公族大夫

曰夷竈堙井非退而

何

夷平也堙塞也使晉軍塞井夷竈示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也傳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是也

范文子執戈

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

必為戮

言議不及匄而匄言之是為有姦故必為戮

苗賁皇曰善逃難哉

文子欲與讓大臣不掩蓋人是

為避

既退荆師於鄆將穀

穀處其館食其穀也傳曰晉師三日館穀

范文子立於戎

馬之前

公戎車馬前

曰君幼弱諸臣不佞

佞才也

吾何福以及此吾

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

楚乎

庸用也用知天先授晉以福使勝楚而以勸楚修德以報晉乎

君與二三臣其戒之

戒備也

夫德

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

日矣

隆盛也墉墻也

反自鄆范文子謂其宗祝

宗宗人祝家祝

曰君驕泰而有烈功

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

歸私必昭

私嬖臣妾也昭顯也

昭私難必作

寵私必去舊去舊必作難

吾恐及焉凡

吾宗祝為我祈死

祈求也

先難為免

免免於亂

七年夏范文子

卒

晉厲公七年魯成十七年

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公殺三郤樂中行畏誅乃弒公

既戰獲王子發鉤

發鉤楚公子茂傳曰囚楚公子茂

樂書謂王子發鉤曰

子告君

使告晉君

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

言勸楚王

使與晉戰乞師於齊魯時尚未至言晉可敗

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

微無也言郤至見王必下趨故得免

吾歸子

子告晉君如此吾令子歸楚

發鉤告君君告樂書樂書曰臣固

聞之

固久也

郤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

戰戰敗將納孫周

孫周悼公也

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

捨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

問謂弓也

且今君若使之於

周必見孫周君曰諾樂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覘微視也是故使胥之昧與夷羊五刺郤至苦成叔及郤錡胥之昧胥童也夷羊五皆厲公嬖臣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勇而不義則不為武智人不詐為詐則不為智仁人不黨不羣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君寵祿以得富得富故有徒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也且眾何罪鈞之死也不若聽君之命鈞等也等一死不欲為亂是故皆自殺傳曰三郤將謀於榭長魚矯以戈殺之言自殺取其不校自殺之道既刺三郤樂書弑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寔為悼公

謂與胥童共脅之脅劫也樂書中行行偃也

而言

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夏必及君言二子懼誅必將圖君公曰一旦而

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宄在外為姦

御宄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以德以德緩之以刑謂誅除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

德除鯁而避彊不可謂刑鯁害也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

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厲公弑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矯奔狄閏月樂中

行殺胥童十八年正月厲公弑

樂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嬖大夫家乃召韓

獻子獻子辭曰弑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求立威威

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威行於君為不仁事廢不成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

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子見成養於趙盾趙孟姬之讒

吾能違兵孟姬趙盾之子趙朔之妻晉景公之姊與盾之弟樓嬰通嬰兒趙同括放之姬譖同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子能違其兵難卒存趙

武未可為自與殺君尸主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也

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

不可其身果而辭順果謂敢行其志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者人從之故

犯也無不行果者志不疑故無不徹徹達也夫以果戾民不

犯也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國語卷第十二

國語卷第十三

晉語七 悼公 韋氏解

既弒厲公欒武子使智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武子欒書也智武子荀瑩也彘恭子士魴也

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食邑於彘悼公周子也時年十四庚午大夫逆于清原清原晉境公言於

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受也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以生其

稟而不材是穀不成也不材不可用不成謂稗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

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

成不敢為稗政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訪謀也為民不從大

夫之令故求善君而謀之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廢以不善見廢元而以虐奉之二

三子之制也制專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

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反易民常謂下不事上圖之進

退願由今日悼公承篡弒之後嫌臣不從故以此約厲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

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刑刑官司寇史太史掌書

法辱君之允令允信也敢不承業乃盟而入承奉也辛巳朝于武

宮武宮武公廟定百事立百官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主之謂改其舊時之非者育門子選賢

良門子大夫之適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育長也長育其才選用賢良與舊族出滯賞舊族舊臣之子孫也滯賞

謂有功於先君未謂有功於先君未賞者謂呂相之屬畢故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居作者畢之不復作矣囚繫者赦之傳曰宥罪戾是也宥

閒罪薦積德閒罪刑罰之疑者宥赦也逮鰥寡逮及也謂無父曰孤疾廢疾也振廢淹

振起也淹久也謂本賢人以小罪久見廢起用之也養老幼養有常餼恤孤疾無父曰孤疾廢疾也年過七十公

親見之謂賢知事者稱曰王父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其心也故不敢不承命

二月乙酉公即位先館於外至此乃就宮朝也使呂宣子將下軍

宣子呂錡之子呂相子荀首也時為下軍大夫事在魯宣十二年唐尚書云荀首將上軍誤也曰邲之役呂錡佐智莊子於上軍上當為下字之誤也呂錡廚武子也智莊

以免子羽連尹楚官名子羽智莊子之子智罃之字邲之戰楚人囚智罃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莊子射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

臣囚之以二者歸魯成三年晉人歸楚穀臣與襄老之尸以求智罃楚人許之故曰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

楚師魯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敗楚卷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以定晉國而無後

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

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季少子武子士會也文子士燮也母弟同母弟武子宣法以

定晉國至於今是用宣明也法執秩之法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

今是賴定諸侯謂為軍帥能使諸侯事晉賴蒙也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

季屏其宗屏藩也使令狐文子佐之文子魏驪之孫顛之子魏頡也令狐邑名曰昔克

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

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

克勝也魯宣十五年六月癸卯晉荀林父將滅赤狄潞氏七月秦桓公伐

晉次于輔氏欲敗晉兵壬午晉景公治兵以略狄土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輔氏晉地杜回秦力士勳功也景鍾景公鍾至于今不

育其子不可不興也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

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士渥濁也帥循也宣偏也惠順也知右行辛

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元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數明事定功故為司空司空掌邦事謂建都邑起宮室經封洫之屬知欒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

使為戎御欒糾晉大夫弁糾政軍政戎御御公戎車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

為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右知有力而不暴故可親近欒伯請公族大夫欒伯欒武子公族大夫掌

公族與卿之子弟公曰荀家惇惠荀家晉大夫荀會文敏荀會荀家之族廡黑也

果敢廡黑欒書之子桓子無忌鎮靜無忌韓厥之子公族穆子鎮重也靜安也使茲四人者為

之茲此也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膏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食肥美者率多驕放其性難正故使

惇惠者教之道藝使文敏者導之導其志也使果敢者諗之諗告也

也告得失使鎮靜者修之修治其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倦懈也

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婉順也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

者修之則壹壹均也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

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祁奚晉大夫高粱伯之子元尉中軍尉知羊舌職之聰敏

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敏達也肅勃也給足也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

使為元司馬魏絳驪之子驪子也元司馬中軍司馬知張老之智而不詐也使

為元候張老晉大夫張孟元候中軍候奄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

輿尉遏寇晉大夫輿尉上軍尉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為輿

司馬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遊也輿司馬上軍司馬也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

隱也使為贊僕程鄭晉大夫荀驩之曾孫程季之子端正也淫邪也贊僕乘馬御也六駟屬焉

始合諸侯于虛打以救宋虛打宋地宋魚石叛宋而之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故悼公合諸侯以救宋

在魯成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於四方且

觀察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呂宣子卒宣子呂相公以趙文子為文也文子趙武文有文德而

能恤大事使佐新軍說云新中軍也昭謂時但言新軍無中軍三年公始合諸侯

悼公三年魯襄二年悼公元年始合諸侯于虛打此傳言始合者謂四年將會于雞丘於此始命四年諸侯會于雞丘

雞丘雞澤也於是乎布命結援脩好申盟而還命謂朝聘之數同好惡救災患之屬

申尋令狐文子卒文子魏頡公以魏絳為不犯不可犯以罪使佐新軍

傳曰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然則讓武使為將而絳佐之使張老為司徒代魏絳使范獻子

為侯奄代張老侯奄元侯也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公譽達于戎戎諸戎無終子之屬五年諸

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霸莊子魏絳繼文公後故曰復霸

四年會諸侯於雞丘述上會時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

亂行於曲梁揚干悼公之弟行行列曲梁晉地魏絳斬其僕僕御也公謂羊舌

赤赤羊舌職之子銅鞮伯華曰寡人屬諸侯屬會也魏絳戮寡人之弟為我

勿失戮辱也為我執之勿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

不避刑其將來辭辭陳其辭狀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

劍僕人掌傳命絳聞公怒欲自殺士魴張老交止之交夾也僕人授公公讀書曰

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誅責也日君之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

日前日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順也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有死無犯其令是為敬命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敢不敬奉其職君不說請死之請就公

跌而出跌徒也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

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反役自役反也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令之佐

新軍上章曰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是也

祁奚辭於軍尉辭請公問焉曰孰可誰可對曰臣之子午

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

從令少稚也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不戲弄也其壯也疆

志而用命此壯謂未二十時守業而不淫業所學其冠也和安

而好敬冠二柔惠小物柔仁也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智有

直質而無流心流放非義不變言從非上不舉舉動也放若

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大事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

焉薦進也所能擇父能擇公使祁午為軍尉歿平公軍無秕

政歿終也平公悼公之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和諸戎悼公五年魯襄四年無終山戎之國今為縣在北平子爵也嘉公

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無親無恩親魏絳曰勞師

於戎而失諸華諸華華夏用師於戎不得雖有功猶得獸

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荐處荐聚貴化貝而易土

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君

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獻子韓厥說云為公族大夫老而辭位昭謂韓厥晉卿魯成

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穆子厥之長子無忌也唐尚書云獻子致

年使無忌為公族大夫後七年獻子告老欲使為卿有廢疾讓其弟起公聽之更使掌公族大夫在魯襄七年辭曰厲公之亂

無忌備公族不能死亂謂見弒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

居高位國功曰功今無忌智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

國十三

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

使掌公族大夫

掌主也初為公族大夫今使主之是為賞

悼公使張老為卿

卿佐新軍

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

能治大官

大官卿也

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

不忘利公室

其勇不疚

於刑

疚病也能斷決

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

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

不犯戮揚干

而辭順不可不賞也

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

事已見上欲見張老

之讓故復言之

十二年公伐鄭軍于蕭魚

悼公十二年魯襄十一年鄭從楚故伐之軍蕭魚鄭服也

鄭伯

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

嘉鄭僖公子簡公也女美女也工樂師也傳曰賂晉侯以師懼

師觸師觸是也妾給使者女工妾凡三十人女樂今伎女也八人為侑備八音也或云女工有伎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賈侍中云妾女樂也下別有女樂二

八則賈君所云似非也

歌鍾二肆

歌鍾歌時通奏肆列也凡懸鍾磬全為肆半為堵

及寶貝罍

罍小鍾也寶鄭所寶

輅車十五乘

輅廣車輅車也十五各十五也傳曰廣車輅車淳十五凡兵車百乘淳偶也

公錫魏絳女

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而正諸華

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

八年和戎狄後八年也七合諸侯一謂魯襄五年會于戚二謂七年會于鄆三謂八年會於邢丘四謂九年同盟于戲五謂十年會于祖六謂十一年會于亳

城北七謂今會于蕭魚

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君之幸也

幸幸而合

八年之中七

合諸侯君之靈也

靈神也

二三子之勞也

謂諸軍帥

臣焉得之

焉得專也

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

微無也濟河南服鄭

二三

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志識也

悼公與

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

司馬侯晉大夫汝叔齊樂見士民之殷富

對曰臨下之

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善善為德 惡惡為義公曰何謂德

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為行也以其善行以其惡

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

肸叔向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日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

國語卷第十三

國語卷第十四

晉語八

韋氏解

平公六年平公悼公之子彪六年魯襄二十一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

而死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欒盈父欒黶娶范宣子之女曰叔祁生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使城著將逐之箕遺黃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殺遺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彪叔罷公遂逐羣

賊羣賊欒盈之黨謂智起中行喜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州綽邢蒯之屬逐之出奔齊

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孫桓叔之父晉亂自桓叔始輟止也民志不厭禍敗無已厭極

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速召也陽畢對曰本根

猶樹本根亂本謂欒氏猶尚樹立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

大其柯柯斧柄所操以伐木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閒息也謂滅欒氏而去其

黨去其公曰子實圖之對曰圖在明訓訓教也明訓在威權言既

教在威權

威權在君言不在臣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

而立之

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功烈於國而中微者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

去之

逞快也是遂威而遠權遂申也遠權權及後嗣民畏其威而懷其

德莫能勿從言皆從君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而教導之畜其心

而知其欲惡人孰偷生欲惡情欲好惡偷苟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

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也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弑厲公然民被其德不以為惡傳曰武子之德在民若周人之思邵公

欒書實覆宗弑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宗大宗也謂殺厲公立悼以取重於國厚其家若

滅欒氏則民威矣威畏也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

之則民懷矣瑕瑕嘉原原軫韓韓萬魏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威與懷各當其所

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

吾先君先君悼公欒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范祁所譖耳如何可滅陽畢曰

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權為久長計行權不可以隱

於私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暱於權則民不導不可訓導行權隱於私

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導民民之不道亦無君也與無君同則

其為暱與隱也復害矣且勤身復反也勤勞也反害于國而勞君身君其圖

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知國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黨倫

厚箴戒圖以待之箴猶勅也待備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

孰大焉滅之猶少猶少滅之恐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

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公許諾盡

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祁午中軍尉曲沃欒盈邑欒

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

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以爵位而立之居三年後三年也欒盈

書入為賊於絳

欒盈在楚一年而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使析歸父藩載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夏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

獻子以書入絳

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

襄宮完固故就之傳曰奉公以如固宮

欒盈不

克出奔曲沃

傳曰晉人遂刺欒盈滅欒氏

欒懷子之出

懷子盈也出奔楚

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

執政正卿范宣子也

欒氏者大戮施

施陳也陳其尸

欒氏之臣辛俞行

行從也

吏執之獻

諸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

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

三世事家君之

三世為大夫家臣事之如國君

再世以下主之

大夫稱主

事君以死事

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於

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

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

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煩君

司寇以刑臣

公說

說其執義

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

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墮其

前言

墮壞也臣無二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

君問之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

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叔魚生其母視之

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視相察也

曰是虎目而豕喙

虎視眈眈豕喙長而

銳為肩而牛腹

為肩肩井斗出牛腹脅脹

谿壑可盈是不可廢食也

注水

州曰谿壑溝也

必以賄死

後為贊理受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之

遂不視

不自養視

揚食我生

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其母夏姬之女

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

聲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宗同宗也食我既長黨於祁盈盈

獲罪晉殺盈遂滅祁氏

羊舌氏在魯昭二十八年

魯襄公使叔孫穆子來聘在襄十四年范宣子問焉宣子晉正卿士

句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言身死而名不朽滅穆子未對宣子

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言在舜世不改堯號在夏為御龍

氏夏夏后孔甲之世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曰劉累學擾龍於秦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氏在商為豕

韋氏商謂武丁之後為豕韋氏初祝融之後彭姓為大彭豕韋二國為商伯其後商滅豕韋劉氏自御龍代豕韋故傳曰以豕韋之後在周

為唐杜氏周武王之世唐杜二國名豕韋自商之未改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周卑晉

繼之為范氏其此之謂也早王室微也晉繼之者謂為盟主以摠諸侯為范氏者杜伯為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

不朽也世祿世食官邑魯先大夫臧文仲其身身歿矣其言立於後

世言其立言可法者謂若教行父之事君告糴於齊之屬此之謂死而不朽

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和晉和邑之大夫也爭田之疆界久而不平宣

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魯襄三年代父職為軍尉之佐伯華曰外有

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軍也不敢侵官非其官而與之為侵官且吾

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出以軍族出也徵召也訊問也問於孫林甫林甫衛大夫孫

也唯事是待旅客也言寄客之人不敢違命問於張老三君云張老中軍司馬也昭謂魯襄三年悼公以張老為

則非吾所知也戎兵也問於祁奚祁奚既老平公元年復為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

之不恭公室之有回也回邪也內事之邪內朝也大夫之貪是吾罪

也大夫公族大夫也然則祁奚掌之若以君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增也外

受我內增其非問於籍偃籍偃上軍司馬籍遊籍偃曰偃也以斧鉞從於張

孟孟張日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夫子張孟釋夫子

孟孟張日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夫子張孟釋夫子

而舉釋舍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宣子為上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今若背之而從子之私是反吾子之前令

於叔魚叔魚叔向之弟叔魚曰待吾為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

聞子與和未寧寧息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此言而

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室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

刑典常也而訪諮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侯見侯汝曰聞吾

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真欲叛

晉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軍中曰晉為諸侯盟

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

誰不為子從何必和言皆從子之命盍密和和平和大以平小乎

宣子問於勸以大德此言平小怨而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

於晉國隰叔杜伯之子違避也宣王殺杜伯隰叔避害適晉生子與為理子與士為之以正於朝

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世及武子佐

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父子為世及至也謂士為生成伯成伯生缺

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文公生成公及為成師

端刑法緝訓典緝和國無姦民去會為政盜賊奔秦是也後之人可則是以

受隨范隨范晉及文子成晉荆之盟文子武子之子燮也晉使士燮

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閒隙豐厚也閒隙瑕隙也兄弟鄭衛之屬

是以受郇欒郇欒晉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

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

祿位三子子與武子文子今既無事矣而非和非恨於是加寵將何治為

晉加寵於子將何為治乎宣子說乃益和田而與之和以所爭田益之與之平和也

此言柘死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之子范鞅曰鞅乎昔者吾有些言柘也

吾朝夕顧焉顧問也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

則不能謀則無與也無賢臣也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

敢安易易簡也不敢自安而為簡略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言已為政貴和

而好說其好說謀於眾不以賈好賈求也言心樂私志雖衷不敢謂是

也必長者之由衷善也由從也宣子曰可以免身

平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

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

師曠晉主樂太師子野君之明兆於衰矣兆形也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開

也故八音以通八風以耀德於廣遠也耀明也風德以廣之風風宣其德廣之於四方也作樂各象

其德韶夏護武是也風山川以遠之遠遠其德周禮每樂一變各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山林川澤天地之神祇也

風物以聽之言風化之動物莫不傾耳而聽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

廣遠而有時節作之有時動有禮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射鵠不死鵠屬小鳥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襄名也公怒拘將殺

之叔向聞之夕夕至於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

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兕似牛而青善觸人徒林林名一發而死曰殪甲鎧也以封于

晉言有才藝以受封爵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

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詭辭以諫

君忸怩乃趣赦之忸怩慙貌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也曰自此其父之死吾

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謂其所建為及諫爭相為終始以

成其事 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言皆從籍偃在側曰君子

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

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已引取也利已而忘君別也別別為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女孫桓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在魯魯襄二十六年叔

向命召行人子貞行人掌賓客之官貞名也行人子朱曰朱也在此叔

向曰召子貞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進也叔向曰肸

也欲子貞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

與貞何以黜朱也黜退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子孫饗之饗饗其福不集三

軍之士暴骨不復戰鬪也夫子貞導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

之易變也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拂褰也人救

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庶幾也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

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盟在魯襄二十七年晉楚始同盟以弭諸侯之兵楚令尹子木欲

襲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

晉可弱也趙武晉正卿文子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

何患焉忠不可暴不可侵暴也信不可犯犯陵也忠自中自中出也而信自

身身行也其為德也深矣其為本也固矣故不可損也損動

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謀安諸侯而以信覆之覆驗其忠荆之逆諸侯

也亦云亦云欲弭兵為忠信逆迎也是以此若襲我我自背其信而

塞其忠也塞絕也信反必斃斃踣也忠塞無用無以用諸侯也安能害

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為此行也荆

敗我諸侯必叛之以弭兵召諸侯而衷甲以龍衮晉故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

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言晉有信諸侯必歸之是行也以藩爲

軍藩籬落也攀輦即利而舍攀引也輦輦車也即就也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候遮

扞衛不行候候望遮遮罔晝則候遮夜則扞衛謂羅圍狗附也張羅圍去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左右橫弩注矢以誰何謂之

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畏晉守信諸侯與之故不敢謀自是沒平公無

楚患

宋之盟弭兵之盟楚人固請先歆楚人子木歆歆血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

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歆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贊佐也而

禪諸侯之闕禪補也闕缺也歆雖在後諸侯將載之何爭於先

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政以賄成今雖先歆諸侯將棄之何

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山之陽楚爲荆蠻荆州之蠻置

茆蒹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置立也蒹謂東茆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

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讓使楚先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在魯昭元年魯人食言食僞也言魯使叔孫穆子如會尋而魯伐莒取鄆是虛僞其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爲戮令尹圍楚

樂王鮒求貨焉不予鮒晉大夫樂國子也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

令尹有欲於楚欲得楚國少懦於諸侯懦弱也以諸侯爲弱諸侯之故求

治之不求致也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其爲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若

及必不避也以事及於罪者必加治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

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爲欲衛社稷也若魯有

國十四

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不免於討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

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

實難難居也自他及之何害何害於義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

心也美生惡死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

魯背之安用齊盟齊一諸侯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

為盟主矣言無以復齊一諸侯也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

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

見陵矣若是道也果果必行也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

曰善人在位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必免

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趙文子為室室宮也斲其椽而龍砮之椽榱也砮磨也張老夕焉而見

之見匠者為之也不謁而歸謁告也文子聞之加馬而往曰吾不善子

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龍砮之加

密石焉密細密文理石謂砥也先粗斲之加以密砥諸侯龍砮之無密石也大夫斲之不斲士首

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備得宜謂之義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等謂之禮今子貴

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

龍砮也匠人請皆斲之通更斲之文子曰耻為後世之見之也為使也

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龍砮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原當作京也京晉墓地曰死者若可作也作起也

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處父文子曰夫陽子行廉

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計為狐射姑所殺其知不足稱也稱述也叔向

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

不足稱也

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避難至將反國無輔佐安國之心授壁請亡其仁不足稱也鄭後司農以為詐請亡要君以利也

其隨武子乎

武子范會納諫不忘其師

言聞之言身不失其友

身有善行稱友之道

事君不援而進

進進賢也

不阿而退

秦厚子來奔

后子景公之弟鍼來在魯昭元年

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

問有

道否對曰不識

難即言之故曰不識

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

道也對曰有焉

道事

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

無道而年穀蘇熟

言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不譴覺必待而驕也

鮮不五稔

鮮少也稔年也少不至五

年而

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

言朝夕不相及

文子出后

言朝夕不相及

文子出后

子謂其徒

徒從者也

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卹後猶

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麻

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忼日而漱歲

忼愉也漱遲也

怠偷

甚矣

怠懈也偷苟也

非死逮之必有大咎

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

冬趙文子卒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鑿和視之

和名也

出曰不可為也

謂遠男而近女

遠師輔近女色

惑以生蠱

惑於女以生蠱疾

非鬼非食惑

以喪志

疾非鬼神亦非飲食生於淫惑以喪其志

良臣不生天命不祐

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

二三子晉諸卿

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

二苛煩也慝惡也

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

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

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平公之闇曲使至淫惑

拱木

不生危

拱木大木也危高險也

松柏不生埤

埤下濕也以言文子不久存

吾子不能諫惑

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

寵榮也

八年之謂多矣

何以能久文子曰鑿及國家乎對曰上鑿鑿國

止其淫惑也

是為其疾人固醫官也官猶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

對曰蠱之隱穀之飛實生之隱惡也言蠱之為惡害于嘉穀穀為之飛若是類生蠱疾也物

莫伏於蠱蠱莫嘉於穀伏藏也嘉善也穀與蠱伏而章明者

也穀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蠱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

節以去己蠱害之疾象人之食穀而有聰明宵靜女德以伏蠱隱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

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今君一之是不饗食穀而食蠱也蠱喻

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皿器也為蠱作器而受也夫文虫皿為蠱吾是以

云文字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

不過十年諸侯服則專於色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荒淫之禍及國是歲也趙文

子卒諸侯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十年後十年在魯昭十年

秦后子來仕避景公仕於晉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

車五乘子干恭王之庶子公子比魯昭元年楚公子圍弑郟敖子干奔晉叔向為太傅實賦祿

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代趙文子為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

之田公之孤四命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上大夫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命百人為卒為田百頃夫二公子

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

鈞之鈞同對曰夫爵以建事職事也祿以食爵隨祿尊卑德以賦

之功庸以稱之稱副也若之何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

韋藩木楨以過於朝韋藩蔽前後木楨木檐也唯其功庸少也言無功庸雖富不得

服尊服過于朝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文織錯錯鏤言富商之財足

位故不得為耳則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以交於諸侯而無尋尺之祿無

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尺曰尋且秦楚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

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平公

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

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徧諭諭謂祭祀告謝而無除今夢黃熊

入於寢門公夢熊似罷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厲鬼惡鬼子產

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大政美大之政僑聞之僑子產名

昔者魴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帝堯也殛放而殺也化為黃熊以入于

羽淵羽山之淵魴既死而神化也實為夏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也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禮夫

鬼神之所及吉凶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殷周祀之是也是故

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功及民者自卿以下不過其

族族親也今周室少卑少微也晉實繼之謂為盟主統諸侯也其惑者未

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為周祀也董伯為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

則董伯其姒姓乎尸主也五日公見子產祭後五日平公有瘳故見之賜之苜鼎苜鼎出於苜莒鼎方上也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

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從隨其聘贈之屬吾是以憂子賀

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欒書為晉上卿而不及其宮

不備其宗器宮室宗器祭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于諸

侯越發聞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懷歸也以正晉國行刑不疚

疚病也以免於難免弒君之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慾無藝藝藝也

也桓子欒書之子廡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難而

賴武之德以没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

盈盈也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亡奔夫郤昭子郤至也

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奢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欒至又有五人為大夫也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承受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韓氏之祖曲沃桓叔也桓叔生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韓萬

國語卷第十四

國語卷第十五

晉語

昭公

韋氏解

士景伯如楚

景伯晉理官士彌牟如楚聘也

叔魚為焚理

叔魚羊舌鮒焚佐也景伯如楚故叔魚攝

其官也傳曰叔魚攝理

邢侯與雍子爭田

二子皆晉大夫邢侯楚申公至臣之子至臣奔晉與之邢雍子故楚大

夫奔晉晉與之鄗爭鄗田之疆界也

雍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

不直故納其女傳曰罪在雍子

及斷獄之日叔魚抑邢侯

斷決也抑枉也

邢侯殺叔魚與雍子

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女妣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

陳尸為戮

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彌南獄也彌南獄也彌南獄也雍子

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

官司冠干犯也

夫以回彌南

國之中

回邢也中平也

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

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

施効捕也

而尸叔魚與雍子

於市

死時在朝故尸於市在魯昭十四年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

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中行伯也狄鮮虞也鼓白狄別邑事在魯昭

十五年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

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

必將求利於我利爵賞也夫守而二心女姁之大者也賞善罰

女姁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

女姁也女姁而盈祿善將若何盈滿也且夫狄之憾者以城

來盈願憾恨也晉豈其無豈無也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

也貳二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進取也不能則退不以安賈

貳賈市也安謂不勞師而得鼓令軍吏呼城儻將攻之未傳而鼓降傳著也

中行伯既克以鼓子苑支來苑支鼓子為鞮也穆子既克鼓以鞮鞮歸既獻而反之其後又叛

魯昭二十三年荀吳襲鼓滅之以為鞮歸使涉佗守之

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

僚官也

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

釐將妻子從鼓子也

軍吏執之辭

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

遷遷徙也臣何賴於鼓賴利也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君謂涉佗

爾心事君吾定而祿爵而女也定安也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

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質質也土執質以雉委質而退臣聞之委質為臣無

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言委質於君書名於冊示必死也君有烈

名臣無叛質也烈明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

不虞何即就也虐度也若就私利是謂叛君叛君有罪故煩司寇舊法無死之法若臣比皆是將有不意度而至之患者晉其如之何也穆

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吾當修務何德而得

若此之臣乎乃使行既獻既獻功也言於公言釐之賢於公公傾公昭公之子去疾也與鼓子田於

河陰河陰晉河南之田使君而田也使風沙蒼厘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獻子范宣子之子士鞅聘在魯昭二十一年問具山教山魯人以其

鄉對言其鄉也獻子曰不為具教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

也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具武獻公之庶子武公敖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

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言學則必知諱不見笑也

禮入境而問禁入門而問諱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

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董叔將娶於范氏董叔晉大夫范氏范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

言富必驕驕必陵人已止也曰欲為繫援焉欲自繫綴以為援助他日董祁愬於范

獻子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范姓祁名也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

槐紛懸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

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我無一何也簡子晉卿趙文

子之孫景子之子趙鞅志父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鬪臣捍難之士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盍

也待交捽可也此言欲勇則勇士至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梗陽魏氏之邑獄訟也請納賂於魏獻子獻

子將許之獻子晉正卿魏戌之父魏舒也傳曰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或云大宗即舒也昭謂

大宗訟者之大宗也為訟者納賂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閻沒閻明叔寬女齊

傳曰魏戌使二子諫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主獻子不賄不貪財今以梗陽之賄

殃之不可殃猶病也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於庭曰

閻明叔襄在召之使佐食佐猶勸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

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

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已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廢食而已是以三歎屬適也廢食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止也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善二子善諭而不逆獻子能覺改也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董安于趙簡子家臣多多功也周禮曰戰功曰多魯定十三年簡子殺邯鄲大夫趙午

午之子稷以邯鄲叛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二人作亂攻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時安于力戰有功趙簡子賞

之辭辭不受也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

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言見稱譽於前世諸侯以為義而主弗志也

及臣之壯也者其股肱以從司馬者致也司馬掌兵苛慝不產及

臣之長也端委鞞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端方端也委委貌也鞞韋蔽膝

也帶大帶也宰人宰官也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言戰鬪為凶事猶人有狂易之疾相殺傷

也與余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尹鐸簡子家臣晉陽趙氏邑為治也請曰以為繭絲

乎抑為保鄆乎繭絲賦稅保鄆蔽捍也小簡子曰保鄆哉尹

鐸損其戶數損其戶則民優而稅少簡子誠襄子襄子簡子之子無恤曰晉國

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所謂保鄆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墮壞也壘荀寅土吉射圍趙氏所作

壘壁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壘擊也尹鐸

往而增之增高其壘因以自備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既不墮又增之故怒曰必殺

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不可也曰是昭余讎也昭明也明我怨

讎以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曰昔先主文子少豐於難文子簡子之祖

趙武躋猶離也難謂從姬氏於公宮姬氏莊姬趙朔之妻文子之母晉景公之女淫於趙嬰娶之二兄趙

同趙括放之姬讒同括景公殺之文子從莊姬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公族大夫有恭德

以升在位在卿位也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正卿上卿羞進也有温德以

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去其師保在公宮故無師保

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基始也始更修之於身以能復其先及景子長於公

宮景子文子之子簡子之父趙成也從其王母在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慕修

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也擇言以教

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

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以父兄同宗之父兄也子皆疏之以及此難

荀士之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

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足當師保何為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

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鳩安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

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也以免

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軍賞也言見戒而懼懼則有備是為免難初伯樂與尹鐸有

怨伯樂無正字以其賞如伯樂氏也如之也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

得賞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怨自如故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弢略血鼓音不衰

鐵衛地弢弓衣也晉中行寅范吉射以朝歌叛齊鄭與之魯哀二年齊人輸范

氏粟鄭罕達駟引送之范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於戚遂戰於鐵鄭人擊簡

子中肩斃于車中伏弢上猶能擊鼓面汗血曰略血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右

莊公衛靈公太子蒯瞶圖殺少君不日吾九上九下擊手人盡殪殪死

也九上九下車以救簡子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無正王良御曰吾

言次
蒯聩駕而乘材兩鞮皆絕乘輅也材橫木也

衛莊公將禱禱謂將戰時請福也曰曾孫蒯聩以諄趙鞅之故諄佐

敢昭告于皇祖文王昭明也皇大也文王康叔之父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

襄公文言有文德也襄公蒯聩之祖父靈公之考昭考靈公昭明也靈公蒯聩之父夷請無筋無

骨夷傷也戰鬪不能無傷無筋無絕筋無骨無折骨無面傷傷於面也無敗用用兵也無隕懼隕越

也死不敢請言不敢請歸之神也簡子曰志父寄也志父簡子後名春秋書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

反國故改為志父寄寄請也

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之囿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史黯晉大夫史墨時

為簡子史犬田犬門君圍門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

囿茲此也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言君

從法臣從君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之官傳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敢煩

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囿不煩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簡子乃還

少室周為趙簡子之右少室周簡子之臣右戎右聞牛談有力牛談簡子臣也

請與之戲戲角力也弗勝致右焉致右於談簡子許之使少室周

為宰宰家宰也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趙簡子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射中行寅史黯侍曰將

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

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過臣救其惡賞善將順其美薦

可而替否薦進也替去也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獻能

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

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死其難也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

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難謂為亂見逐伐君而敗事在魯定公哀

公時君出在外

以朝歌叛魯哀五年又奔齊

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

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復

使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

立於外有爵土於他國也

若來乃非良

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

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

曰東方之士孰為愈

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

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

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

小曰蛤大曰蜃皆介

物蚌類

鼃鼃魚鼃莫不能化

化謂蛇成鼃鼃石首成鼃之類

唯人不能哀夫

竇犢侍

竇犢晉大夫也

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

人賢人也

不哀無賄

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

登高也

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令其子孫將耕於齊

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

純色為犧論二子皆名族之後當為祭主在於宗廟今反放逐畎畝之中亦是人之化也

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

襄子晉正卿簡子之子無郵穆子晉大夫新稚狗也伐狄在春秋後

勝

左人中人

左人中人狄二邑

遽人來告

遽傳也

襄子將食尋飯有恐

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

大謂勝二邑也

而主之色不怡何也

怡悅也

子曰吾聞之德不純

純壹也

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

福

德不能服必致寇故曰非福

非德不當雍

當猶任也雍蘇也言唯有德者任以福祿為蘇樂也

雍不為

幸

能蘇樂則不為幸

吾是以懼

智宣子將以瑤為後

智宣子晉卿荀躒之子甲也瑤宣子之子襄子智伯

智果曰不如

宵也

智果晉大夫智氏之族宵宣子之庶子也

宣子曰宵也很

很很戾不從也

對曰宵之很

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

者五其不逮者一也

不仁也

美鬚長大則賢

鬚髮穎也

射御足

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

給足也

巧文辯惠則賢

巧文巧於文辭彊

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

之其誰能待之

待猶假也

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

別族于太史為輔氏

太史掌氏姓

及智氏之亡也唯輔果在

善其知人

智襄子為室美

襄子智伯瑤也美麗好也

士茁夕焉

士茁智伯家臣夕夕往也

智伯曰

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

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

志記也峻峭也原陸也言其高嶮不安故不生草木

松柏之地其土不肥

言上茂盛冬夏有陰故土不肥

今土

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

言不兩與

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三年智伯與韓

魏伐趙襄子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駮乘智伯曰吾始知水可以土人國也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也絳水可以灌平

陽平陽韓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趙襄子夜使張孟私於韓魏韓魏與之合遂滅智伯而分其地在春秋後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

智襄子伐鄭自衛還也三卿智襄子韓康子魏桓子藍臺地名

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

康子韓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虎段規魏桓子之相

智伯國聞

之諫

伯國晉大夫智氏之族

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

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

言所聞與此異

夫卻氏有車

轅之難

卻驪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拮之與其父母妻子同轅既矯嬖於厲公而滅三卻在魯成十七年

趙有孟姬之

讒

趙趙同括也孟姬趙文子之母莊姬也莊姬適於趙嬰嬰兄同括放之孟姬慙怨讒之於景公景公殺之在魯成八年

藥有叔祁

之愬

藥盈叔祁范宣子之女盈之母與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愬之於宣子遂滅藥氏

范中行有亟治之

難

亟治范臯夷之邑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中行寅與范氏相睦故臯夷謀逐二子卒滅之在魯定十三年

皆主之所

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三失三失人也怨豈在明明著也不見是

圖不見未形也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或大而亦不在小禍難或起於小

怨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也今主一宴而耻人

之君相君康子相段規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夫誰

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螭蟻蜂萬皆能害人況君相

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自藍臺後五年也段規反首

難而殺智伯于師言段規首為策作難反智伯者也遂滅智氏

晉陽之圍智襄子圍趙襄子於晉陽也魯悼四年智瑤伐鄭耻趙襄子襄子怨之智瑤驕泰請地於趙趙弗與瑤帥韓魏攻趙襄子圍之在春秋後也張談曰先主為重器也為國家之難也

張談趙襄子之宰孟談重器圭璧鍾鼎之屬盍姑無愛寶於諸侯乎欲令行賂以求助也襄

子曰吾無使也張談曰地也可地襄子之臣襄子曰吾不幸

有疾不夷於先子夷平也疾病也言已行有闕病不及先子不德而賄言無德而以賄求助也

夫地也求飲吾欲言地求飲食我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

養長也干求也吾不與皆斃死皆俱也斃死皆也襄子出曰吾何走乎從者

曰長子近且城厚完長子晉別縣也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

斃死死以守之其誰與我斃死誰與我同力也從者曰邯鄲之倉

庫實邯鄲晉別縣也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浚煎也讀若醮又因而

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先主簡子也謂無以尹鐸

為少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晉師

圍而灌之晉帥三卿之師灌引汾水以灌之沈窳產鼃民無叛意沈窳懸釜

而炊也產鼃鼃生於窳也鼃蝦蟆也

國語卷第十五

國語卷第十六

鄭語

韋氏解

桓公為司徒

桓公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少子宣王之弟桓公友也宣王封之於鄭幽王八年為司徒

甚得周

眾與東土之人

周眾西周之民東土陝以東也

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

史伯周太史故

猶難也

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

狄必昌不可偪也

昌盛也偪迫也

當成周者

成周雒邑

南有荆蠻申呂

應鄧陳蔡隨唐

荆蠻羊姓之蠻鬻熊之後申呂姜姓也應蔡隨唐皆姬姓也應武王子所封鄧曼姓也陳嬀姓也

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

衛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狄北狄也鮮虞姬姓在

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

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

八國姬姓也虞虞仲之後虢虢叔之

後西虢也

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

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姓薛任姓鄒曹姓莒己姓東夷之

也國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狄之人也

子母弟姬姓是也甥舅異姓是也蠻荆楚也戎狄北狄潞洛泉徐蒲是也戎或為夷

甥舅也頑謂蠻夷戎狄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言此四水之間可逃謂左濟右洛前潁後河是其

子男之國號鄆為大是是四水也號東號也號仲之後姬姓也鄆姓也當幽王時於子男此二國為大號

叔恃勢鄆仲恃險此號叔號仲之後叔仲皆當時二國君之字勢阻國也險阨也皆恃之而不修德是皆

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

與賄焉不敢不許妻子曰孥賄財也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

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甚得周眾奉直

辭伐有罪故必勝也若克二邑二邑號鄆鄆弊補舟依縣歷華君之土邑皆可得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華華國也主菜騶而食

也言克號鄆此八邑皆可得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華華國也主菜騶而食

溱洧菜騶山名主為之神主孔子曰夫潁史為東蒙主食謂居其土食其水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

固其後卒如史伯之言公曰南方不可乎南方當成周之南申鄧之間對曰夫荆子

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雲叔熊季糾荆楚也熊嚴楚子鬻熊之後十世也伯霜楚糾也仲不立叔在濮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糾是立遠

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濮蠻邑遠氏楚大夫先熊霜之世叔熊逃難奔濮而從蠻俗熊霜死國人立季糾遠氏將起叔

禍難而熊不立是天啓之心也啓開也天開季糾故叔熊不得立有心字誤又甚聰明和

協蓋其先王言季糾又聰明能和協其民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

不替替廢也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光大也且重黎之

後也重黎官名楚語曰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言楚之先為此二官夫黎為高辛氏火正

高辛帝嚳黎顓頊之後也顓頊生老童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生六子其季曰連為莘姓楚之先祖也季連之後曰鬻熊事周文

王其曾孫熊繹當成王時封為楚子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

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淳大也耀明也敦厚也言黎為火正能理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地

德故命之為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麻象三辰也厚大地德若敬授民時也光照四海使上下有章也夫成天地之火

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也章顯也虞夏商周是也是成天地之功者虞

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虞幕舜後虞思也協和也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

使之樂生周語曰瞽告有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單盡也庶衆也品高下之品也禹

除水災使人物高下各得其所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

也保養也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

民人者也棄后稷也播布也殖長也百穀黍稷稻粱其後皆為王公

侯伯禹身王稷棄在子孫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

柔嘉材者也柔潤也嘉善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八姓已董彭禿妘曹斟

佐制物於前代者前代夏殷周昆吾為

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為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

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錢為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於豕韋

者也殷衰二國相繼為商伯未侯伯己姓昆吾蘇頤温董五國皆昆吾之

董姓駸夷豢龍則夏滅之矣董姓己姓之別受氏為國者也有颺叔安

之襲子曰董父以擾龍服事帝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封之豢龍當夏之

興別封駸夷於孔甲前而滅矣傳曰孔甲不能食龍而未獲豢龍氏劉累

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彭祖大

韋諸稽其後別封也大彭豕韋為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禿姓彭祖之別

角人姓妘姓鄔鄔路偃陽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為妘姓封於鄔今新鄭也鄔路偃陽其後別封也曹

姓鄔莒陸終第五子曰安皆為采衛皆妘曹也采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衛衛服去王城

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或六姓之後在王室蘇子温子也在夷狄莒偃陽也

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斟姓曹姓之別或云夏少康所滅非少康又皆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蔓越不足

命也蔓越芊姓之別國楚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延摯自棄於蔓其子孫有功王命為蔓子蠻芊

蠻矣

蠻羊謂叔熊在漢從蠻俗

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

昭明也

姜言眈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

姜齊姓高嬴秦姓芊楚姓代更也干犯也

言其代彊更相犯間

姜伯夷之後也

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

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

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

秩宗之官於周為宗伯漢

為太宰掌國祭祀書曰典朕三禮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

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

鳥獸議使各得其宜

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

興謂為侯伯也周衰其

將至矣

伯也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

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

曰州何如問可居否

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

沓黷也忍忍行不義因就也唯謝

邾之閒

間謂邾南謝北號邾在焉邾後屬鄭鄭衰楚取之魯昭元年傳曰葬王于邾謂之邾教是也

其冢君

侈驕

冢大也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

怠慢也忠信為周言民慢黷其君而未及於

忠信

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

導之則易取

且可長用

也

長用久處之公曰周其弊乎

弊敗也

對曰殆於必弊者也

殆近也

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泰誓周書言民惡幽王猶惡紂欲令之亡天必從之

今王

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

王幽王高明昭顯謂明德之臣暗昧幽冥不見光明之德也

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角犀謂頂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頑童

童昏固陋也謂皆昧暗窮陋不識德義

去和而取同

和謂可互相濟同謂同欲君子和而不同

夫和實生

物同則不繼

陰陽和而萬物生同氣

以他平他謂之和

謂陰陽相生異味相和

能豐長而物歸之

土氣和而物生之國家和而民附之

若以同禪同盡乃棄

矣

禪益也同者謂若以水益水水盡乃棄之無所成也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

百物

雜合也成百物謂若鑄冶煎烹之屬

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

也和六律以聰耳

聽和則聰

正七體以役心

役營也七體七竅也謂目為心視耳為心聽口為心

談鼻為心芳

平八索以成人

平正也八索八體以應八卦謂軋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

建九紀以立純德

建立也純純一不駁也九紀九藏也正藏五又有胃勝

動賈唐云九紀九功也

合十數以訓百體

此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十等王臣公公臣

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

出千品具

萬方百官官有徹品十於王位謂之千品五

計億事材兆物收經

入行姦極

計筭也材裁也賈虞說皆以萬萬為億鄭後司農云十萬曰姦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

食兆民

九畝九州之極數楚語曰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

一忠信為周訓教也言以忠信教導之其民和樂如一室

夫如是和之至也

至極也於是乎先王

聘后於異姓

同則不繼求財於有方

使各以其方賄來方之所無則不貢

擇臣取諫

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

工官也講猶校也多眾也物事也

聲一無聽

五聲雜然後可聽

物一無文

五色雜然後成文

味一無果

五味合然後可食果美

物一不講

講論技也王

將棄是類也而與剽同

類謂和也

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

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剽同也

石父號君之名巧從巧於

從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

聘后申后內妾衰如

侏儒戚施寔御

在側近頑童也

侏儒戚施皆優笑之人御侍也

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

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

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以為卿士而

妖嬖之臣用之於位微倖之人置之於側

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謡

宣王

於是宣王聞之有

父曰靡弧箕服實亡周國

山桑曰靡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

於是宣王聞之有

夫婦鬻鬻是器者

鬻賣也

王使執而戮之

戮之路

府之小妾生女

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

府王內之府藏

此人也收以奔褒

此人賣弧服者收取也天

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為乎

為治也

訓語有之

訓語周書曰夏之衰

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

褒人褒君共處曰同

而言曰余褒

之二君也二先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止留卜請

其聚而藏之吉聚龍所吐沫乃布幣焉而策告之布陳也

龍止而聚在櫝而藏之櫝櫃也傳郊之祭

郊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未末年流祭

流于庭不可除也言流於庭前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裳

幅曰幃譟呼化為玄龜以入于王府龜或為蚌府之童妾未既

齧而遭之既盡也遭遇也毀齒曰齧未盡既笄而孕孕任身也女

當宣王時而生厲王在彘共和十四年死十五年宣王不夫而育

也育生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

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逃亡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爲

入於王褒姒王遂置之置赦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

而生伯服以邪辟取愛曰嬖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

使候淫德而加之焉加遺以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精

爲酋腊極也滋益也申繒西戎方彊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曰之舅也繒姒姓

王室方騷騷擾也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

服必求之申太子將申人弗畀必伐之畀予若伐申而繒與

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言幽王無道繒與西戎方將德

申申修德於二國二國申呂方彊呂申其隩愛太子亦必可

知也隩隱王師若在在於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號公

從矣言石父亦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稔年君若欲避其難

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時難也公曰若周

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武王文之

祚盡武其嗣乎

文王子孫魯曾衛是也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

武王之子

應韓不在

三君云不在時已亡也昭謂若已亡無宜說也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

為韓萬則其亡非平王時也應則在焉上史伯云南有應鄧是也不在言不在應韓當在晉

其在晉乎距險而

隣於小

謂距守之地險也小國

若加以德可以大啓國已險固若增

之以德可以大開土宇後魯閔元年晉滅魏霍僖五年滅虞虢也

公曰姜言眚其孰與對曰夫國大

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

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為宣王大夫詩序云秦仲始大齊侯齊莊公姜姓之有德者也此二人為姜嬴之雋且國大故近興

公說乃東

寄帑與賄虢郟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十邑謂虢郟鄆蔽補舟依柔歷華也後桓公之

子武公意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賈侍中云寄地寄止

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

即位

九年而王室始騷

騷謂適庶交爭亂虐滋甚

十一年而斃

幽王伐申申繒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驪山戲下桓公死之

及平王之末而秦晉

齊楚代興

代更也平王即位五十二年

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

景當為莊莊公秦仲

之子襄公之父取周土謂莊公有功於周周賜之土及平王東遷襄公佐之故得西周鄆鎬之地始命為諸侯三君皆云秦景公宣王季年伐西戎破之遂有

其地昭謂幽王為西戎所殺故史伯云申繒西戎方彊至平王時秦襄公征伐之故詩叙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是也又景公乃

襄公十世之孫而云宣王時破之遂取其地誤矣

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

文侯仇也定謂迎平王定之於

洛齊莊僖於是乎小伯

莊齊太公後十二世莊公購僖公莊公之子祿父小伯小主諸侯盟會

楚

釜冒於是乎始啓濮

釜冒楚季紉之孫若敖之子熊率濮南蠻之國叔熊避難處也

國語卷第十六

國語卷第十七

楚語上

韋氏解

莊王使士亶傅太子箴

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士亶楚大夫審恭王名也

辭曰

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賴恃也對曰

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

用故堯有丹朱

朱堯子封於丹

舜有商均

均舜子封於商

啓有五觀

啓禹子五

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扈

湯有太甲

太甲湯孫太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

正放之於桐

文王有管蔡

管蔡文王之兄子周公之兄

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

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煩亂

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

賓服也

中國所不能用也王

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

叔時楚賢大夫申公

叔時曰教之春秋

而為之從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

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從耳聲也抑貶也

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

世謂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為

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

以休懼其動

休嘉也動行也使之嘉顯而懼廢也

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

導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邵偃公之屬諸詩所美者也

教之

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

疏條也樂者所

以移風易俗蕩滌人之邪穢也鎮重也浮輕也

教之令使訪物官

令謂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

業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

語治國之善語

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

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

教

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訓典五帝之書族類謂若序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

若

是而不從動而不悛

悛改也

則文詠物以行之

文文辭也詠風也謂以文辭風

託事物以動行也

求賢良以翼之

翼輔也

悛而不攝則身勤之

攝固也勤

勤身以勦勉也

多訓典刑以納之

刑法也

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

徹

則明施舍以導之忠

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

明久長以道守之

信

明度量以道守之義

義宜也言度量所宜

明等級以道守之

禮

明恭儉以道守之孝

恭人所親以事親

明敬戒以道守之事

於事則無敗功

明慈愛以道守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

昭明也明利言利人及物

害以導之武

除害去暴亂也

明精意以導之罰

明盡精意斷之以情

明正德以

導之賞

正德謂不私於所愛

明齊肅以耀之臨

齊壹也肅敬也耀明也臨臨事也

若曰足

而不濟不可為也

濟成也為師傳也

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

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

宣徧也

制節義以

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

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

與猶成也夫子太子也夫子踐位則退退謙退也自退則敬自退則見敬否則赦懼則常憂懼

恭王有疾恭王太子審也疾在魯襄十三年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

業業伯業也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覆敗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若得保

其首領以歿保首領免刑誅也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

靈若厲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言春秋禘祫當以立謚序昭穆從先君於廟堂也大夫許諾王來

及葬子囊議謚子囊恭王弟令尹公子貞也大夫曰王有命矣子囊

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先其善先舉君之善事以為其稱不從其過行

赫赫楚國而君臨之赫赫顯盛也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

大矣撫安也征正也南海羣蠻也訓教也寵榮也教及諸夏謂主盟會班號令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

可不謂恭乎諡法既過能改曰恭若先君善先其善事則請為恭大

夫從之

屈到嗜芟屈到楚卿屈蕩之子子夕芟芟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臣曰宗老

謂宗人曰祭我必以芟及祥祥祭也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

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老曰夫子屬之夫子屈到也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

國之政承奉也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

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微無也雖使無

楚國之稱諸侯猶皆譽之以為善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諸侯以太牢大夫

有羊饋羊饋少牢也士有豚犬之奠士以特牲庶人有魚炙之薦庶

祀以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共之以多少為差也不羞珍異不陳庶侈

羞進也庶眾也侈猶多也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干犯也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椒舉楚大夫伍參之子伍奢之父伍舉也子牟楚申公王子牟也子牟有

罪而亡也亡奔康王以為椒舉遣之康王恭王之椒舉奔鄭將

遂奔晉鄭小而近蔡聲子將如晉蔡聲子蔡公孫歸生子家也唐

昭謂蔡時尚存聲子通使於遇之於鄭饗食之以壁侑饗食也壁侑

曰子尚良食尚猶彊也二先子其皆相子相助也二先子謂椒舉

朝也傳曰楚伍參與蔡太師子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主盟辭

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自謂聲子曰子

尚良食吾歸子使子得椒舉降三拜拜善納其乘馬聲

子受之四馬曰乘受而還見令尹子木子木屈建也傳曰聲子

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蔡晉同姓謂吾

也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楚順說之辭言時趙武為晉正其

大夫則賢賢於楚其大夫皆卿材也若杞梓皮革焉

楚實遺之杞梓良材也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

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

子元楚武王子文王弟王子善也欲盡文夫人遂或譖王孫啓於成王

啓子元子也成王文王王弗是也是理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

濮之役晉將遁矣晉楚戰於城濮在魯王孫啓豫於軍事謂

先軫先軫晉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子玉楚令與王心違王不欲

固請王怒故唯東宮與西廣寔來東宮西廣諸侯之從者叛

者半矣叛舍若敖氏離矣若敖氏子玉同族楚師必敗何故

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為也昔莊王方

弱方弱未申公子儀父為師儀父申公闞班之王子燮為傅

燮楚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師崇楚大師潘崇也子孔燮

及儀父施二師而分其室施罪於二師二師子師還至則以王

如廬戢黎師子孔潘崇之師二子懼故以王如廬廬楚邑也傳曰初闕

令尹不得故作亂城郢盧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戰黎廬大夫也或

諧析公臣於王析公臣楚大夫或諧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

之寔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為也規猶有也東夏沈

役晉將道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

人從之楚師宵潰晉人遂侵蔡襲沈獲其君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華繞角

之役在魯昔雍子之父兄諧雍子於恭王雍子楚大夫父王弗

是雍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鄆之役晉將道矣鄆鄆陵役

六年雍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欒書晉正在中

軍王族而已唐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若易中

下楚必歆之中下中軍之下也歆猶食也易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誘楚

也傳曰欒范易行以誘之鄭司農以為易行中軍與上下軍

易率伍也中軍若合而函吾中合合戰也函入吾上下必敗其左右

之率良故易也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萃集也時晉有四軍言

楚之左右軍也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雍子之為

也王楚恭王也面傷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公子

宣公之子御叔之父也為御叔娶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

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使子南戮於諸侯

子南夏徵舒之字御叔早死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使子南戮於諸侯

淫夏姬徵舒弑靈公楚莊王以諸侯討之而滅陳使子南戮於諸侯

言為諸侯所戮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

子反卒於襄老界與也巫臣楚申公屈巫子靈也子反司馬公子側也

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野討王乃止襄老死于邲

將以賜巫臣則又與子反子反欲取巫臣又難之卒與襄老襄老死于邲

二子爭之未有成晉楚戰於邲在魯宣十二年晉智莊子射襄老獲之

以其尸歸二子子反巫臣也爭爭夏姬成猶定也

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巫臣道于夏姬使歸託以求襄老之

尸恭王遣焉巫臣聘諸鄭伯鄭伯

五

許之及使適齊至鄭遂以夏姬行焉遂奔晉晉人用之寔通吳晉使其子狐庸

為行人於吳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在晉請使於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使其子為吳行人而教之射

御導之伐楚至于今為患則申公巫臣之為也今椒

舉娶於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執政謂椒舉曰

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緬猶邈也曰庶

幾赦吾罪又不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

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豐猶大也子木愀然愀愁貌曰夫子

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為子木曰

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不居言當奉命於他國春秋相

事以還軫於諸侯軫車後橫木言四時相聘問之事迴車於諸侯若資東陽之盜

使殺之其可乎資賂也東陽楚邑不然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

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

吾倍其室倍其室益其家也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

靈王為章華之臺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章華地名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華之上與伍舉

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椒舉也椒邑也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

以為明能致遠人也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彤謂丹楹

鏤謂刻楠也庶也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踟庶為樂金鍾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簫管也昌盛也踟諱

聰察審也清濁官羽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

氛氛侵氣也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籩豆之陳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

用不煩官府材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

國十七

焉則宋公鄭伯

言二國朝事楚

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駢

相相導也華元宋卿

華卿之子右師元也駢鄭穆公之子子駢也

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

贊

也其大夫侍之

各侍其君

先君以是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

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

敗廢民之

時百官煩焉

徵發

舉國留之

留治之也

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

始外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彊請於

魯侯

啓彊楚卿遠魯侯昭公也事在昭七年

懼之以蜀之役

蜀魯地魯宣公使求好於楚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

作好成公即位受盟於晉楚子怒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蜀魯人懼之使孟孫賂楚以請盟在成二年

而僅得以來

僅猶劣也

使富都那豎扶負焉

富富於容貌都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

而使長鬚

之士相焉

長鬚美鬚稱也

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內外

小大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

於目則美於德則不美

縮於財用則匱

縮言取也

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

美之焉

封厚也胡何也何以為美

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

安得肥

安得獨肥言將有患

且夫私欲引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

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

騷愁也離叛也邇境內遠鄰國

天子之貴也

唯其以公侯為官正也

正長也

而以伯子男為師旅

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

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

蒿耗也遠心叛離

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

積土為臺無室曰榭

榭不過講軍實

講習也軍實戎事也

臺不過望氛祥

凶氣為氛吉氣為祥

故榭度

於大平之居

大平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也

臺度於臨觀之高

足以臨下觀上明使屋榭不蔽目明而已

其所不奪稽地

稽地地

其為不匱財用也

為作也

其事不煩官業

也業事其日不廢時務以農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不害穀土也磽确也城

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暇開也四

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開時也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謂經度之立其基

址也天子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攻治也不日不程課以期日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亟疾也子來如子為父母王在靈囿鹿鹿攸伏囿域也鹿攸所也視此鹿所伏息愛特任之類

夫為榭臺將以教民利也臺所以望氣祥而備災害榭所以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者不知其

以匱之也知聞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為得正事之正楚其始矣殆危也

靈王城陳蔡不羹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棄疾為蔡公今潁川定陵西北有不羹美亭襄城西北有不羹美城使僕夫子柝日問於范無宇子皙楚大夫僕哲父也范無宇楚大夫芊尹申

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不服心也唯晉近我

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禮地方十里為成出長轂一乘馬四

匹牛十二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三國各千乘其地三千成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

國為大城未有利者志記也言在書籍所記國作大城未有利也昔鄭有京櫟京莊公弟叔段之邑宋有

蕭蒙蕭蒙宋公子鮑之邑魯有弁費弁費季氏之邑齊有渠丘渠丘亦大夫雍廩之邑晉有

曲沃曲沃欒盈之邑秦有徵衙徵衙桓公之子景公之弟公子鍼之邑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克

叔段圖篡莊公不克叔段圖篡莊公不克出奔在魯隱元年櫟人寔使鄭子不得其位魯莊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大夫傅瑕與之盟而赦之

使殺鄭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公子子儀也衛蒲戚寔出獻公宣殖孫林父逐衛獻公獻公奔齊在魯襄十四年宋蕭

蒙寔弒昭公昭公兄鮑弒昭公而立在魯文十六年魯弁費寔弱襄公襄公十一年季武子甲

公室作三軍而自征之二十九年又取弁以自予齊渠丘寔殺無知魯莊八年無知弒襄公而立九年雍廩殺之晉

曲沃寔納齊師欒盈奔齊齊莊公納之盈以曲沃之甲晝入為賊於絳在魯襄二十三年秦徵衙寔難

桓景公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難謂侵偪也魯昭元年鍼奔晉其車千乘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

者也

皆見記錄於諸侯

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

手拇毛脉

拇大指也毛鬚髮也

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

掉作也變動也勤勞也

地有

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

其不帥

帥循也

故制之以義施之以服行之以禮

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辯

之以名

名號也

書之以文

書其名位及所掌主

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

易物易其尊卑服物之宜

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辟之如牛馬處暑之既

至

處暑在七月節處止也

童維虫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

童小曰維不能掉尾益重也以言三國亦將然也

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

焉

惕惕也

子皙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

咫言少也此言少知天道耳何

之生也

知治民之法是言誕也

誕虛也

右尹子革侍

子革楚大夫故鄭國大夫子然之子然丹也

曰民天

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

不羹人納棄疾而弒靈王

城後三年也在魯昭十三年棄疾恭王之弟平王也靈王無道弃疾

入國為亂三軍叛之於乾谿王自殺言弒者王之死由三國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

倚相楚左史也子亶楚申公史老也廷見於廷也

子亶不

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

舉伯楚大夫也

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

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

故欲見以交儆子

交夾也

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

走承序

承受事業次序

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

給供也

昔衛武公年

數九十有五矣

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

猶箴儆於國

箴刺也儆戒也

曰自卿

以下至于師長士

師長大夫士眾士

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

我

舍謂不諫誠

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

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言謗譽之言也志記也

在輿有旅賁之規

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

長也典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藝御之箴

襲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事戎祀也瞽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

之誦師樂師也工鼓自矇也誦謂箴諫時世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君云懿戒書也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之曰抑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

王亦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睿明也書曰睿作聖謚法曰威彊睿德曰武子實不

睿聖於倚相何害害傷也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具不皇暇

食日昃曰昃易曰日中則昃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

楚國而欲自安也老老恃楚國以禦數戒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箴戒

詐謗也為人臣而尚如此王將復何為也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亶曰老之

過也老子亶名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曰吾

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亶已止也對曰用之寔難已之易矣

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記曰其中退然天死曰殤殤宮殤之

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矣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

言不欲聞諫也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躬武丁能聳

其德至于神明武丁高宗也聳也至道也通于神明謂夢見傳說以入于河自河徂

亳從河內往亳都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闇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

卿士患之患其不言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

稟受也武丁於是作書作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曰以余正四方

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類善也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旁

求四方之賢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公也

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傳巖作說命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

使磨礪也若津水用女作舟喻遭津水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天旱自比苗稼

也雨三日已上為霖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瞽攻己之急也瘳愈也若武丁之神明也通於神明其聖之睿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

自謂未乂乂治也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

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嗣

也言非嫡嗣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德有國

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輿眾也誦誦善也是以

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方欲美之故尤小焉而至於是有畿田方

畿里曰以屬諸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

弗親庶民弗信言為政不躬親之則眾民不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以其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病不能然故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懲實之於耳懲猶願也對曰賴君用之也

故言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犀犛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而又以規諫為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荆交有焉巴浦地名或曰巴

巴郡浦合浦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乾谿楚之東地

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子期楚平王之子子西之弟公子結也為大司馬卿之嫡妻曰內子訪之

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愿怒也笄内子首飾衡笄也

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違厲以子夕嗜芟子木

有羊饋而無芟薦子木違父命以羊饋易芟薦君子曰違而道違命合道穀陽

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穀陽豎子反之內豎也斃踏也魯成

十六年晉楚戰於鄢楚恭王傷目明日將復戰王召子反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子反自殺芋尹申亥從

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芋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

圍以歸王縊申亥以二女殉葬之君子曰從而逆從從其欲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欲得其道

故進退周旋唯道是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子夕以之

道而去芟薦吾子經營楚國經緯也而欲薦芟以干之干犯也言

以妾為妻猶以芟當祭其可乎子期乃止

國語卷第十七



